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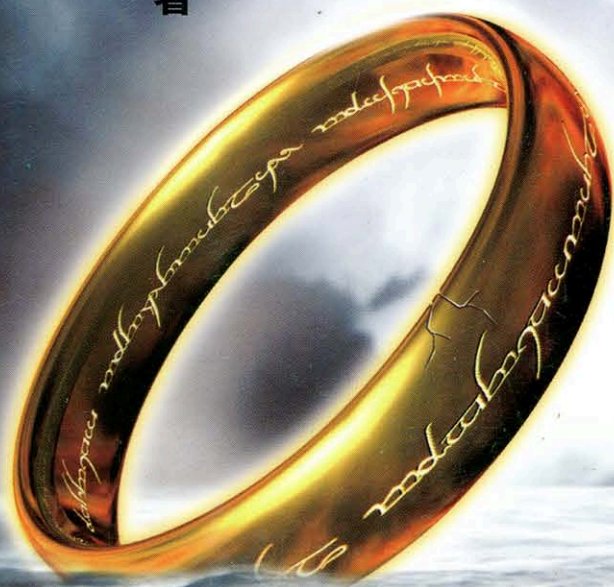
贵平四弟子

丽魔幻精品系列

魔戒

I

小龙女 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戒/小龙女著. —2版.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0.7

ISBN 978-7-80680-868-9

I. ①魔… II. ①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45507号

书 名: 魔 戒

作 者: 小龙女

责任编辑: 陈 昕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天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135千字

印 张: 6.25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868-9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序 言

《魔戒》是我写的第二本书。2009 年整整写了一年。

我想,喜欢郭敬明《幻城》的、英国托尔金《魔戒》,即大红大紫电影《魔戒》的,会比较容易喜欢我的书。因为我们都是美的。郭敬明《幻城》是围绕王室兄弟俩展开的幻美故事,略带推理。我的《魔戒》是关于王室降魔戒的纯美传奇,颇用悬疑。电影《魔戒》虽是关于魔戒的故事,但它显现的是西方的精彩——明亮的大气。我的《魔戒》扎根于我们中国古典文学,是东方的精彩——美艳的磅礴。且我们的故事情节丝毫不同。名字也没有学它,而是走了张爱玲的《色·戒》,或者说模仿它了,一个眼神、一个笑靥。与电影《魔戒》的共同点是,文学中的美是相通的,作者的心灵是相通的:我们表现着同一个主题:人与欲望之战。电影《魔戒》没有给我带来压力,相反是信心、鼓励。我们能叫同一个名字,我很荣幸。

文学是彼岸花。注定了,这一生一世,渡河摘取。

一切都还才刚刚开始,我还需要不断地努力,努力……

第一章 妖石

传说

上古时候，宇宙发了一场洪水，毁灭了世界万物。一只侥幸逃生的凤凰在惊涛骇浪中仓皇凄飞，寻觅落足歇息的地方。忽然见水中有一条乌龙在闭目沉睡，便落足在它背上。乌龙将身子乱摇乱摆，意将凤凰驱走。凤凰大怒，伸嘴向乌龙头上啄去，把乌龙一只眼睛啄瞎了。二者结下了冤仇，大战一场，乌龙大败，沉入水底去了。

洪水消退，凤凰飞至高山之巅的水云间桃花林安家修行。

几万年后，凤凰修成一个女子，每日逍遥游乐于山水间。一日，她采莲回来，桃花林被乌龙驱使猛恶毒蛇、阴险恶狼等，荼毒侵占了。她不得不与邪恶乌龙等大战，捍卫家园。最后剖肚取出精胆向邪恶势力掷去，镇住它们，恢复了家园。凤凰神女却奄奄一息，浴火焚烧死去。一时间，竟然高山分裂，诸天作乐，天女散花，馨香满路。

漫长的一万年之中，凤凰神女浴火焚烧的大地上兴起了一个王国，号称嫣国。国王的传世降魔戒，有着一个美丽的传说：只要永生永世拥有它，就能永生永世称王于这个宇宙间最仙境的花园王国，与真善美同在。

妖石

一千年后。

一日，嫣国御花园，西子湖碧波荡漾，湖畔桃花灼灼，一阵风过，落花漫天飘零，落入湖中。湖心亭上凭栏伫立着大嫣王国十七岁王上——楚花屈；湖中倒影——容貌俊秀，面如美玉。片刻后，他看看日头偏西——好晚了，暗骂：“两个废物还不回来，还要让本王等多久！”手一抖，展开桃花扇扇着，不耐烦地在晃晃悠悠的翠竹亭上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

楚花屈是嫣国楚氏第五十一代王上。五岁时，父王就死了。他父王临死时，从血淋淋的嘴里喷出一枚绿玉戒指，交到他手里，交代：“戒指在，命在。头可断，血可流，戒指不可丢，不可碎！传于后代……”话未说完，喷血毙命。身披重孝的五岁楚花屈把这枚戒指套在大拇指上，由母后——百合王后辅佐着，登上王位亲政。

十二年后。一天，楚花屈在御花园桃花林中一张古怪的凝胭脂色石床上睡着了，做了一个诡异的噩梦：一只从未见过的浑身白毛、惨白色大脸、拖着扫帚似的尾巴、一双碧眼闪着邪恶寒光；一瞬间，又是全身碧毛，碧色欲滴——幽灵魔鬼般变幻着的四脚怪物，来抢夺降魔戒。从梦中惊醒，他浑身战栗，紧紧地攥着降魔戒喘气。

那降魔戒，翡翠色，像扳指，做工精巧细致、素雅美观，通身晶莹剔透，中间有一圈细微的蝉翼纹装饰。片刻，楚花屈镇定下来，打量着降魔戒，突然发现不对，那些蝉翼纹不是雕刻上去的图案，好像是……降魔戒上光芒刺眼，看不清楚。

楚花屈翻下石床，抖落掉身上的桃花瓣，一径跑出桃花林，来到花溪边树荫下，把降魔戒放在水里。就见好似有东西被封锁在里头，可还是看不清楚。一转头，看到了一处更阴暗的地方，奔了过去，再次将降魔戒放入水里观看。

“图案”的大体轮廓出来了。一个长颈圆肚的透明瓶子，里面蠕动着黑糊糊恶心扭曲的东西，缠裹着……好像……是一个骷髅头，还是有着狰狞面目的野兽头；瓶底瓶口处射出无数条细线，交织成一个网，网上竟蹲着还是趴着一只四脚怪物，尾巴拖得很长，面对着瓶肚；脖子上有一条细线，从瓶口处射过来的，拴着它一般。盯着那四脚的长尾巴怪物，楚花屈心

里突突直跳，虽然怎么都看不清楚它的脸，却总有一种直觉，它就是梦中出现的那个抢夺降魔戒的怪物。

“王上！王上！您在哪里？……”对面桃花林中，一阵嘈杂的马蹄声，夹杂着四侍卫的呼喊声。楚花屈就从水里拿回降魔戒，戴在手上。

对岸桃花林几处花枝一阵乱颤，两匹高头骏马当先跃了出来，坐骑上正是云鹤白鹭，见了楚花屈，欢喜地滚鞍下马，直奔花溪，叫道：“王上，您在这里，叫我们好找。王后在大发雷霆呢。”身后几十名锦衣玉袍随从也都翻身下马跟了过去，迎楚花屈回明月殿用晚膳。

楚花屈骑上玉龙马，侍卫随从们簇拥着，出桃花林。一路上都在想着，为何那般怪异的东西被封锁在降魔戒里头？那动物从来都没见过，或者说，嫣国根本就不存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己会做那样一个噩梦：一个从来不曾见过的怪物抢夺降魔戒？难道这枚降魔戒隐藏着什么秘密？！为什么父王临死时说“头可断，血可流，戒指不可丢，不可碎”？头一抬，已到了明月殿宫门外了。云鹤白鹭已经下马在马前侍奉了。楚花屈下得马来，想着不如在吃饭时间问母后，母后一定知道。

明月殿三门上的镜梳堂，雕镂水银门边，绿衣宫女肃穆侍立；里面铺着猩红地毯，空中垂下重重袅娜烟雾纱幕，两列雕刻着白鸽的玉石殿柱下，垂手侍立着白衣侍女。左手褶子扇屏风隔着，草绿色地毯点缀着白皱菊脚踏，七名侍女捧盆执盒侍候着；北面蓝宝石镜前白月季榻上，三十七岁的百合王后，身材微胖，身披金丝凤袍，云鬓间插一株金光闪闪的风钗，姿容妩媚，秀眉美目间透着一股子威严。身边侍奉着两名女子。左边红药，十八岁，身材高挑，杏眼桃腮，肌肤红润，秀发披肩，环鬓上插一朵白芍药；右边雪莲，三十二岁，身材娇小，瓜子脸，却手脸肌肤似雪，无半点血色，容貌于秀气清雅中，见得几分历练老成。

人丛一动，进来两名紫衣侍女，行礼禀奏王后：“王上到了。”王后愠容收敛，抬眼向左首道：“红药！你出去看看王上，到底怎么回事？”那红药脸一红，答应“是”，退出去了。

红药带着四名侍女在花楼前迎着王上人等，都欢喜道：“总算来了！”让到路边行礼。楚花屈一路低着头，头一抬见到红药等，脸容生笑，边走边问：“母后怎么样？生气了吧？”红药脸颊绯红，眼波流转道：“可不是，大发雷霆呢。打发了几拨人找你都找不着。”楚花屈听说，便跨大步向镜梳堂走去。

楚花屈提袍折进屏风，众侍女行礼参见。王后转过身，看着楚花屈，娥眉微蹙，责备道：“这一个下午，王儿去哪里了？让人到处都找不到。以后再这样，母后可不依了。跟你的四侍卫呢，为何不带着他们？”楚花屈上前去拉着王后的手，赔笑道：“孩儿知错了，母后消消气。是孩儿让他们走开，想一个人走走，散散心。也没去什么地方，就在御花园赏桃花。外面桃花开得可妖烧了，改天请母后赏桃花去。”王后严厉道：“以后再也不许这样。你还小，不知道外面的险恶……”顿了顿，改口道：“你也不小了，别再那么孩子气了。”楚花屈忙道：“是，母后说得是。孩儿知错了。让母后操心了。”王后笑了一笑，爱抚地在他耳旁拈下一朵桃花，道：“四侍卫进来！”外面四侍卫忙进来，“扑通”跪下，听候吩咐。王后严厉道：“你们以后寸步不离侍奉王上！胆敢再让王上一个人走动，腿不打断你们的！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侍奉王上更衣去。”楚花屈听见说更衣，抬脚就往出走；四侍卫一迭声地答应着，爬起身跟了出来。

王后妆扮结束，楚花屈进来。王后见他头戴环发玉冠，身披银袍，腰围玉带，往面前一站，玉树临风，神采飘逸。虽然脸上显得稚气，却不减威风气派，天生的君王气概一点不输给先王，心中欢喜，说道：“王儿倒行动得快！”楚花屈上前去挽住王后，笑道：“不敢再让母后候了。我侍奉您，咱们走吧。”说着话，母子俩已气派堂皇地迈脚往出走了。

出镜梳堂，穿过曲折回廊，走了好长一段路，到了宗祀堂前；白玉大门前和蟠龙柱下排班的神勇武士行礼参见。一阵钟声响起，白玉大门缓缓开启，里面走出二十位白衣女尼，双

掌合十让在门侧恭请王上王后入内。里面正中央一大方坛，草色地毯上面环列着一尊尊白玉石像，形态逼真，跟真人一般大小，都是男子。或挥刀舞剑，或卧石看书，或驾马飞驰，或席地打坐，或抚箏弹琴等，一共五十具，乃楚国楚氏自开国以来至今的君王玉雕。每一座玉像脚下都有一个石龛，里面石刻书录记载着那一段国史。楚氏祖训：历代历任君王每日晚膳前，须进宗祀庙堂瞻仰拜祭列祖列宗玉像，默告这一天国中所发事件，警戒自己，告慰先灵。

在第四十九位玉像前设有供桌，百合王后捧上女尼献上的鲜果点心珍馐置于桌上，楚花屈上香祭酒毕，再一起跪上蒲团，行拜祭大礼。拜毕起身，另祭门首的第五十位——楚花屈父王楚霸天。先王楚霸天长得魁梧高大、虎腰熊背，骑一手的好马，射箭功夫更是出神入化，被尊为神箭英雄。玉像姿势单膝跪地，拽满长弓，觑着眼望向箭头所指的天空，蓄势待发。行完拜祭大礼，王后并楚花屈跪在蒲团上双掌合十，向先王做默告。

楚花屈看着先王的雕像，心怎么都静不下来，脑子里嗡嗡乱响：一会是降魔戒里的怪异东西；一会是噩梦中白毛怪物抢夺降魔戒；一会又是先王惨死的那一幕，搅得他心里压抑难受、头痛欲裂，慢慢地脸色变得惨白，额头上黄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掉。忽然眼中先王雕像，眼珠子一转活了过来，头向他一转，满脸的慈祥爱抚，好似要站起来，却突然脸上一愣，手一松，弓箭落地，身子扑通倒地；就见他脖子上出现了两个黑洞，鲜血汨汨流出，衣服一瞬间被撕裂，飞了一地，头脸胸口上的皮肤跟着撕裂，渐渐成了一具骨头架子……楚花屈浑身战栗，惨叫一声，往起一跳，就往出跑，神情恐怖疯癫，似乎身后有恶鬼抓他一般。

王后吓了一跳，跳起来就追；一边叫：“王儿，你怎么了？”一边抓楚花屈后背。女尼们愣怔片刻，跟着追了出来，口内不住地念佛诵经。红药雪莲四侍卫及护卫随从武士急抢入里面，却和楚花屈在门口撞了个满怀。楚花屈力气奇大无比，将他们撞得打了个趔趄，迎头直往蟠龙柱上撞去。“不要！”王后伸着手大叫。只见雪莲双足一点，纵身飞跃过众武士的头，左手食中指在楚花屈肩胛骨上一点，右手抓住了他的肩膀。——楚花屈登时定住了。红药也从一旁飞身过来，双手死死地抱住楚花屈的腰。王后这才缓过气来，扑上去，一把把楚花屈抱在怀里，叫道：“王儿，你要吓死母后！”雪莲忙在楚花屈胸口上连点两下，解开穴道。可楚花屈昏晕过去了。

2

“孽障！这是在哪里中了邪魔了？！”王后哭噎着声音，叫道：“真正害死我了！快去取灵芝丹！”雪莲答应着，急去取来。红药眼泪都流出来了，亲去端了水，喂楚花屈服下。

楚花屈缓缓地醒转过来了，蒙眬中见几个人头越来越清晰，饱含着眼泪急切地望着自己的是母后；眼圈红红的、一脸忧愁的是红药；底下还有一个小头，眼皮眨巴眨巴的，忽地闪出了惊喜的光芒，是白鹭小鬼头；再一眨眼，看见雪莲及众侍女侍卫都在望着自己。他眨眨眼，一脸茫然，问王后：“母后，我怎么了？”王后转动了转动眼珠子，眼泪不见了，柔声道：“你吓到母后了。现在感觉怎么样？”楚花屈凝神想了想，往起一爬道：“我很好啊。肚子有些饿了，该吃饭了吧？”王后抹去泪水，喜道：“好吧，吃饭吃饭，是该吃饭了。”

御膳房，灯烛辉煌，王后、楚花屈屏声静气地吃饭。楚花屈突然就觉得心里堵得慌：先王死的那一幕又闪现在脑海里——他烦躁地将玉箸一丢，道：“母后，我父王是怎么死的？”王后一怔，放下玉箸，挥手让雪莲红药等退下，道：“怎么了？”楚花屈重复了一句，语气变得激烈，道：“我父王是怎么死的？我要知道，我有权利有责任知道！”王后沉下了脸，道：“王儿，你今天到底去了哪里，撞着什么东西了？刚在祠堂里差点没要了母后的命！现在又问这个，到底谁跟你说什么了？！你真让母后伤心！”长叹一口气，站了起来，走到窗前站着。

“对不起！”楚花屈摇了摇头轻声道，但顿了顿，又道：“没有人跟孩儿说什么。祠堂里的事，是孩儿想起了父王的惨死！这么多年来，孩儿多么渴望得到父爱，像别的孩子一样拥有父爱，可是孩儿没有，没有！现如今，孩儿长大了，有权利知道父王是怎么死的！孩儿要

为父王报仇雪恨！有仇不报，能对得起父王么！又叫孩儿如何立足于天地？！”他咬着牙忍住颤抖，双手揪着椅榻扶手上的金绒纱，眼泪骨碌骨碌地滚落。王后猛地一转身，看着他，摇着头，不无痛苦道：“那我就再告诉你一遍，你父王是病死的。他得了一种罕见的怪病，突发疾病惨死的。”“不是！”楚花屈大叫，一巴掌砸在了桌子上，嚷道：“你骗我！你骗了我十二年，还不够，还想骗？你每回都这样说，你到底要骗我到什么时候才算！你为什么要隐瞒真相？你说，我到底是不是你的孩儿？！你这样做，又对得起父王的在天之灵吗？父王又算了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父王是给害死的，被怪物咬死的！啊？”王后气得浑身乱颤，指着楚花屈，上气不接下气道：“你胡说！你不可以胡说你父王！”楚花屈叫道：“就是的！我没有胡说……”王后扑过来，“我让你再胡说一句……”一巴掌打在了楚花屈脸上。

响亮的巴掌声在夜幕里寂静的宫中回荡着；王后怔住了，楚花屈也怔住了。楚花屈抬手摸着火辣的脸颊，泪水莹然望着王后，轻声道：“母后，你打我！”眼中的王后是那般的陌生。王后恍惚了一下，一把扯过楚花屈紧紧拥着，泪水滚滚滑落脸颊，哽咽道：“王儿，对不起！母后不是有意的，母后实在是太爱你了，怕你受到伤害。你父王先一步走了，在这个世界上，母后就只有你了，母后不想你发生一点点意外。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母后最亲的人，没有人会比母后更爱你。相信母后，母后没有骗你。你的父王真是得了一种怪异的疾病，突发身亡的。要不然，这十二年当中，母后能无动于衷，不给你父王报仇雪恨？母后一直在默默地研究着夺去你父王生命的病魔。你还小，有些事你还不不懂。答应母后，把这件事情彻底忘记，永远不许再提。等着母后，到时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的。”说着，松开楚花屈，双手抓着他的肩头望着他，渴求着他的回答。

楚花屈眼泪汹涌地流着，一闭眼，脑海中就出现先王惨死的那一幕，便咬着牙坚决地摇了摇头。王后脸色变得铁青，厉声道：“王儿！难道你忘了列祖列宗的训诫了吗？！念出来！”楚花屈抑制不住痛苦，扑通跪到王后面前，上气不接下气道：“第一条，头可断，命可丢，降魔戒不可碎、不可丢，传给子孙后代永世有。第二条，……国是家，家是天下……王之气概千古流……母后！”哭得肝肠寸断，眼神之中仍是父王之仇孩儿不可不报！“王儿，你这是在逼母后！”王后凌厉地看着楚花屈。“孩儿不敢！”楚花屈被王后的目光逼得低下头去。“那好，楚花屈！是男子汉大丈夫的，你站起来！”王后眼珠子一转，逼回泪水，严厉道：“大声说，你以后不会疑神疑鬼了。忘记它！专心做一个对得起列祖列宗、嫫国臣民的贤明君王，将祖之基业好好传承下去！说！”楚花屈哽咽道：“母后！王儿……王儿实在讲……讲不出来，母后！”头抵着椅榻痛苦地抽搐着。“会过去的。一切都会过去的，王儿！”王后走过来，轻轻地抚摸着楚花屈的头。“答应母后，母后只要你幸福地陪在母后身边。”楚花屈用力一抹眼泪，点了点头，双臂紧紧地搂住王后的腰，喃喃道：“我爱你，母后！永远爱你！”

良久，楚花屈松开双臂，说道：“母后，不早了，您歇着吧。王儿知错了，以后再不惹您生气了。”王后爱抚地抹去他脸颊上的泪水，点点头，说道：“好孩子，母后就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去吧，你也早些歇着，明天还要上朝理事呢。”楚花屈转身出来。

王后随后叫道：“红药！你去送王上回宫！”红药答应了一声，带了二十四名侍女手提纱灯在两旁照着，护送楚花屈回寝宫。

红药手提荷花纱灯在楚花屈身后一步照着，脸上影影绰绰的、满怀心事，几次三番抬起头殷切地望着楚花屈，张开嘴想说什么，却又忍住了，似乎心中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楚花屈一路低着头，满脸忧郁，早忘了身边的人和环境，一味地想：“唉！算了，算了吧，一切都是我闲来无事，生出这般猜疑与烦恼，祖先还不都是这样过去了？以后不许再提起，什么都别想，还是听母后的话，别让她生气失望罢。”一面又为先王痛心，希望他在天之灵得到安息，竟不由得一声接一声地叹气。红药听在心里，神情也变得忧伤起来。

转过这座假山，后面就是楚花屈的寝宫了，红药费了很大的劲，喉咙里终于喊出了“王

上”两个字。楚花屈猛地回过神，转过身看着她，满脸歉意地笑着道：“有劳你了。到门口了，请进去喝杯茶吧！”红药脸一红，心里突突直跳，低下头轻声道：“不了。”接着又道：“王后还在等着我……我……回去呢。”楚花屈道：“那……那你回去吧！说我请母后晚上别绣花劳神了，早些歇着。”站着等红药先回。红药心里甜丝丝的，头向一边含羞道：“王上先回去吧，我……”站着等楚花屈先回。楚花屈便道：“好，我去了。”说着，大步往宫殿门口走去。红药呆呆地注视着他神采俊逸的背影。

楚花屈到了宫殿门口，站住，转身道：“你……回去吧！”红药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几步，却又回过头来，见楚花屈怔怔地望着自己，不禁满脸红晕，吞吞吐吐道：“你……早……早些歇着吧！”一说完，转过身，按着怦怦乱跳的胸口，带着侍女加快脚步回王后寝宫。

王后凤宫，七彩衣侍女侍立玉门外侍候，雪莲随了王后进去。

大殿上空垂下重重淡黄色薄雾云纱，袅娜缠绵于如火如荼的蔷薇圃上；纱帐后林林总总的一圈玫瑰花丛，终年花开不败。色彩缤纷、千姿百态的花朵锦簇，围成一道花墙，倒影在花根下一抹飘带碧湖中。碧湖水面平静碧绿得犹如翡翠水晶，水中衔着玫瑰残瓣、长着孔雀尾巴的炫目七彩扇子鱼，上浮下沉地追逐、嬉戏。湖边有一棵梅树，梅花怒放，洁白晶莹如雪；树根彩虹飘带系着一朵低眉浅笑的芙蓉舟，形如出水芙蓉袅娜湖面。湖心是水仙滩，长满了弱不禁风的水仙。中间两株桃树，也是终年桃花灼灼、花瓣飘零，水仙丛里满是落花残瓣。树下沉睡着一株千年百合，墨绿色的枝干比桃树根还要壮实，结有四朵花苞，洁白无瑕、清丽绝伦、清馨无比；三朵小的有斗大，是百合屈；大的花蕊之间能容纳两人起卧，是百合王后艳世无双的养身千年百合床。寝宫殿顶纵横交织着飘逸云雾紫烟纱，层层叠叠下来，好似瓣瓣张开的、一朵凌空绽放的紫牡丹，花蕊中嵌着一颗脸盆大小的夜明珠，散发着温润柔和的光芒，美轮美奂之极。

王后、雪莲穿纱帐，绕过玫瑰花丛，到梅树下。雪莲解掉树根的彩虹飘带，双足一点，轻盈跃上芙蓉舟；芙蓉舟随即娇羞绽放碧湖水面。雪莲扶王后登舟，坐于花蕊绒金榻上，摘梅花瓣做浆，划着水，芙蓉舟缓缓驶向湖心水仙滩。

水仙滩边有一株桂花树，枝繁花密、幽香销魂。芙蓉舟到树下，雪莲将彩虹飘带系了，跃上玉雕孔雀台，搀扶王后登上岸。二人踏草分花一径来到桃树下，雪莲手一击掌，水仙花丛中冒出来一张晕红月季花椅榻、一只火焰蓝雏菊矮几，她搀王后坐了月季椅榻，自己去矮几上坐了。

王后闭眼养神片刻。雪莲两手合掌，张开一朵百合花屈。里面放了一叠白纱帕刺绣；一沓很厚的金纸手绘描样，上面摆着面鸳鸯戏莲图。那叠纱帕刺绣上面散放着几个罩了纱的绣弓，绣着大红囍字、江山烟雨图、百鸟朝凤图等，都是半成品；旁边有红梅剪、黄金顶针、紫贝壳绣花针囊等。雪莲拿了鸳鸯纱帕出来，侍奉王后绣花。

头顶花枝上只剩下翠、黄两缕线了。王后道：“这十多天以来，蛛儿没吐一丝线？”雪莲低头道：“它身体还没有恢复过来，所以……”王后道：“十多天没吐过一丝线？！这在我蛛儿还是生来头一回。莲儿，你可查清楚了，是单纯的上一次喂了湿气大的尸肉之故，还是有其他原因，中毒或者遭暗算？近来，我这心神总是不安定，老有不祥的感觉。”雪莲一脸惭愧，道：“还请王后惩罚！都是奴婢一时粗心大意，找尸体时不慎被人做了手脚。请王后放宽心，蛛儿只是吃了湿尸之过，没有其他任何事故。奴婢保证，以后绝不会再出现任何意外了。而且，蛛儿上午已经彻底痊愈，晚上该吐丝了。奴婢这就去洞中守着。”王后点点头，道：“吸取经验教训吧。以后不能出岔。你也知道这血蛛对本宫的重要。这些年，也难为你精心喂养它了，我都知道。好孩子，去吧！”雪莲答应“是”，站起身来。

王后道：“不必麻烦去御花园进洞了。”雪莲一脸茫然。王后欠身坐起，衣袖朝着千年百合床一挥，花苞盈盈绽放，铺占了一大块水仙圃；再对着花蕊一甩衣袖，袖中飞出一枚绣花

骨针，在花柄上一点，似乎触动了一道机关，一块花瓣静静退后，露出一个洞口来。“这……”雪莲一脸犹豫，不肯近前。王后笑道：“就从这里下去！下去吧，好过绕路去御花园。”雪莲便退后两步，纵身跃起，脚缩回罗裙之中，一个蜻蜓倒立，悄然跃下洞去。千年百合床静静恢复过来，睡在水仙花丛中。王后手撑着额头，歪在月季榻上，眯眼养了一会神，又开始绣花。

凤宫玉门轻启，红药悄然进来，走到湖边，从怀里掏出一件物事，往开一抖一甩，只见漫天花瓣飘零处，一条长约三丈的绿茎编织、生满桃花的鞭子，“嗖”地飞到湖对岸桂树根上，缠了几匝。红药用力一拉，绷直，鞭子上花瓣就簌簌地往湖面散落——这条绿鞭因是采集嫣国古老雪莲山下的万年葡萄藤茎所编织，有一项神奇之处：绿茎生桃花，一使它漫天飘落花瓣，是以得名落花鞭——红药扯着鞭子这头，横身跃起，双脚在梅树上一点，借力身体一荡，在湖面上画了一个优美的长弧，轻盈落到孔雀台上，收了落花鞭。望着湖中的倩影，红药一笑，拍打了身上的花瓣，往水仙丛中一跃，向桃树下走去。

红药轻轻绕到王后身后，靠在桃树上，拉过一枝桃花在鼻前轻嗅，偏头探望王后手中的活计。只见莲花清丽、莲叶鲜亮，几条扇子鱼可爱顽皮，映衬着两只金鸳鸯相亲相依偎，不禁满面红晕，心中忍不住喜爱，赞道：“好美啊！”王后低着头绣莲叶枝蔓，微微一笑，道：“美，也是你样儿描得美。我楚花屈可睡下了？”红药脸一红，道：“歇……歇下了。王上请王后歇着，晚上不要熬夜劳神。请王后就歇着吧！”王后喜欢道：“我王儿长大了，知道心疼娘了。可当娘的能歇下那个心吗？养儿就是操心劳神的事。到眼闭上了，看不操心怎么样？眼看着，你们大了，成婚在即，我赶着把这活做完，好给你们完婚……”红药满脸通红，忙打断道：“哎呀！王后……”王后抬起头，看了看红药，笑道：“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红药一脸羞涩，眼波流转道：“王后！我……我侍奉王后一辈子，一辈子留在王后身边。”王后笑道：“怎么，我王儿人才模样配不上？”红药急道：“是奴婢身份低微。一个父母抛弃的孤儿，配不上王上，不敢有此妄想。”王后道：“胡说！你和楚花屈一样，是我的孩子。”红药眼睛湿润了，出神道：“有王后这句话，红药也不枉此生了。红药一辈子当王后的奴婢，侍奉王后。”王后大笑，道：“当了我的儿媳，可不是一辈子留在我身边伺候我这个老太婆。”红药回过神，转到王后面前，头滚到王后腿上，道：“王后，红药说不过您。红药只知道：红药这个命是王后的！好晚了，请王后歇着吧！”这会，王后也确实感到困倦了，打了一个哈欠，把手中的活计交给了红药，站立起来。

红药收了纱帕，放进百合屉里，侍奉王后更衣睡下。王后突然想起了一件事，郑重道：“我看楚花屈这几天神色有异。你从明天开始辛苦些，在暗中保护着他；见到异状，立即向我报告！”红药严肃答应着。百合床闭合了，苞尖处溢出紫红色的袅烟，弥散开去。

红药打了一个哈欠，从怀中掏出落花鞭，随手一抖，缠在两株桃树之间，交织成一张花床。她轻解衣裙，挂于桃树枝间，躺卧到花床之上；身上桃花汹涌凋零，将她掩盖。红药盖着落花被，进入甜美梦乡。

3

楚花屈睡在床上辗转难眠、痛苦异常。百合王后的话他根本就做不到；而且，内心深处有一种奇怪的欲望，越是要他疏忽掉忘掉的事，越是勾起他的渴望心理，由不得他。眼睛一闭，脑子里就闪现出先王惨死的那一幕画面。

在楚花屈的记忆里，神勇强悍的先王总是与射猎分不开的，三天一小射，五天一大射。那时候，似乎王宫里一天到晚都是先王射猎凯旋归来时，喜庆的奏乐声、嘈杂的马蹄声马嘶鸣声，亲信大臣们簇拥着大车大车载着先王最引以自豪的战利品的欢呼声。先王楚霸天总是喜好大型热闹场面，每每射猎回来，都要在草地上大宴群臣，大声说话大碗喝酒，围着篝火，载歌载舞，把猎物赏赐给群臣，赢得一片拜倒的欢呼声。每在这时，先王脸上就洋溢着日月

星辰般的光辉；王后抱着他坐在先王身边，也是幸福自豪之情洋溢、满脸笑靥。那般柔和美好的日子就像流水一般过去了。

楚花屛再记得深刻一点，就是先王、王后为了对他的启蒙教育大声争吵过。先王主张军事立威王国，要楚花屛练武射箭；王后主张文治武略，学文化智谋为主，练武为副，只做强身健体之用。先王就大声呵斥：“本王文墨不通，照样娶了你——世上最美的女人——为妃！照样整治出一个臣民俯仰的锦绣嫣国！”王后就哭了，舍不得楚花屛练武摔打受伤。先王见王后哭了，心就软了，依了王后。后来，楚花屛长大一点，是过五周岁生日那天，先王送了一副轻便的竹弓竹箭给他玩耍，教他射树上的麻雀、空中的燕子等，还教他骑马。以后，有时先王在三天的射中，还把他抱到马上，胳膊环着他，手上兀自射猎大雕、苍鹰。那时，楚花屛的小心灵中激起了对先王威武神勇的无比崇拜。

先王死的那一天，是先王大射——从王国里赛选出五名射手与先王一起竞射——的日子。一声炮响，先王与五名猎手一同驰马奔入林中，既赛骑术又赛射技。宫廷侍卫队驾着小车跟在后面拾捡猎物。以各人的猎物多且骑术精湛为胜，两个时辰的时限，在听到“时辰到”的炮响后，必须回归出发地。

王后抱着楚花屛和大臣们在枫林里赛技台上品茶吃酒观赏歌舞，一边等待先王凯旋归来。眼看着时辰就快到了，树林里转出一骑，是射手；再转出一骑，还是射手。王后眉头一皱，疑惑难道这次射手技艺精湛超过先王了？！先前每次都是先王最先回来，笑待其他射手。就在这疑惑间，另外三名射手也都陆续回来了，还是不见先王。时辰到了，炮手就要鸣炮了，听到一声马嘶；王后和大臣们心头一喜，俨然是先王楚霸天雏龙驹的声音。炮手就很识相地略微缓一缓再鸣炮。众人就站立起来恭迎王驾，连宫娥舞姬们也都退到了一旁，屏声静气地侍立着。就听见雏龙驹奔得腾云驾雾似的快，“噌”地跃过矮松落到甬道上。王后拉着楚花屛，和大臣们就要跪迎，却见回来的是一匹空马！“先王到哪里去了？”王后脸色就不对了；大臣们也都疑团百出、惴惴不安。而且，雏龙驹似乎不太对劲，一副惊惧疯癫之相，似乎受了什么惊吓。先王的侍马倌立即上前去安抚，不想被它一蹄踢飞；众人无不骇然。紧接着，雏龙驹闪电般地奔驰到石碑坊前，不走甬道，“噌”地腾空跃起，一头撞在了石碑坊上，身亡；石碑坊坍塌。众人见此异象，面面相觑、一脸惊愕，气氛变得森怖。王后意识到事态严重，立即抱了楚花屛飞身上马，与大臣们兵分几路奔入林中去寻找先王。

树林中寂静无声，猎物都被捡干净了，偶尔见到灌木后窜出几只惊惶的小白兔仓皇逃过。一千人找了几个时辰，人马分了又合，合了有分，还是不见先王的影子！怎么办？眼见着天快黑了，大臣们都拿了火把，继续分头去找；王后带着一队人马，奔进了林子边缘的荒凉区。就在这时，一个拾捡猎物的侍卫，脸显惊恐之色跌跌撞撞地奔来禀告：“前面大白石后面，有怪异的厮打声与号叫声。”王后心中一凛，拍马加鞭急奔前面白石处。

大白石就在矮松坡后面的荒草中，上了矮松坡一眼即可看到。王后当先驾马奔向白石，果然看见草丛中乱弃着先王的金盔金甲，已经四分五裂了，东一块西一片，一旁灌木底下弃着崩了弦的金弓，不禁骇然。又奔近了些，果然听到白石后面撕斗哀号呻吟声。王后急中生智，甩响马鞭，高叫：“王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来了！我们来了！”狠命抽着马，恨不能一步跨到。后面汹涌奔来的大内高手，面色栗然，奋力驰马向前，显然也听到了怪异之声，紧跟着王后一迭声地吼叫起来，高亢的回音在松林里回荡。到得还有三五丈远，王后听见撕斗之声戛然消失，似乎只有先王痛苦的呻吟声，更加心急如焚。坐下马总算奔到了白石后，眼见着只有先王一个人滚在荒草之中，全身血肉模糊：此时天色已黑，看不清楚。王后翻身下马，拉着楚花屛奔至跟前，侍卫们跟上来，火把一照，吓得魂飞魄散。

先王面目全非：鼻子嘴巴不见了，剩着两排浸着血的牙齿；脸上肉片肉芽横掉斜挂；衣服撕破、皮肉撕烂，五脏六腑都流了出来；两只耳朵血淋淋地掉到地上；脖子上两个大洞，乌血流了一地。荒草中一摊摊血迹。众人栗色，都不敢不忍再看，纷纷闭目。王后痛至极致，

长号了一声，到底硬生生忍住，不去放声大哭。年幼的楚花屈不知发生了什么可怕事情，见到先王这般吓得浑身发抖，捂住了眼睛，但想到是父王，又睁开了眼睛。“谁？谁干的？！”王后悲痛至极，竭力忍住痛楚厉问。

大臣、侍卫们早分散在四周探查，除了捡到一把白茸茸的异物之毛外，别无线索。周围鸦雀无声，风呼呼地刮着。先王痛楚的呻吟声时断时续，时缓时急，身体微微颤抖，生命就在瞬息之间。他殷切地望着啜泣的王后，目光之中竟然不带一丝对敌人偷袭的仇恨、命运惨烈的抱怨，只是遗憾和歉意，更多的是，还能见到他娘儿俩一面的欢喜与欣慰。王后见先王胳膊动了动，似乎想抬起手来，便立即去握住了他的手，见四根手指都断了；另一手攥着东西。先王手一松，是一把毛茸茸的毛发，都被血染透了，见同侍卫捡到的一样，王后目光恨极，颤抖道：“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就见先王眼神变得焦急，牙齿震动着，凛然的目光向王后道：“不！不要报仇！保护好王儿！”那时，楚花屈年幼，又一味地抱着先王的胳膊急哭：要先王好起来，根本不曾注意到这一细节，也意识不到，乃至后来长大了，脑海中根本没有这个印象。王后把楚花屈一搂，伏在先王肩头嘤嘤哭泣，道：“往后，我和孩儿可怎么过……”就听见先王嘴里呼啦呼啦响，一惊，道：“怎么？”先王就眼睛看向了楚花屈的手。王后顿时神色大变，就去查看先王手上的降魔戒，看见不见了，神色骇异，呆怔在原地，神情中好像一切都明白了。先王却竭力牙齿一张，一口血喷涌而出，血中绿光一闪，戒指飞落到长草丛中。

王后一把抓了降魔戒，与先王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先王看着楚花屈，王后就将楚花屈的手拉过来，三人握在一起。先王“咯咯”地咬着牙齿，上身直往起抬了抬。王后和楚花屈就去托起他的身子，让他靠在王后怀中。先王微微一笑，挣力拿起降魔戒交到楚花屈手中，紧握着他的手，奄奄一息道：“戒指在，命在！头可断，血可流，戒指不可丢，不可碎！传于后代……”话不及说完，胸口一颠，又喷出一口鲜血，眼仁往上一翻，一头跌进王后怀里。王后眼泪夺眶而出，呼喊摇晃，先王再也不理睬了。楚花屈在一旁看着，心里十分骇怕，意识到从此再也听不到先王的声音了，放声大哭。王后用袖子一抹眼泪，不再伤心，将先王头放在长草中，转过身，一脸怒容凶斥楚花屈道：“不许哭！”楚花屈却哭得更凶，双脚乱蹬，要父王。王后怒极，一巴掌过去将他打昏在地。

再醒过来时，楚花屈已经在寝宫的软香花床上——已经是第二天了。抬眼瞧去，宫中全是白纱，到处吊挂着白纱白帐，王后一身白纱衣，连宫女侍卫朝中大臣们都穿上了白纱衣、戴着白花。他自己也是一身白纱白帽，跪在王后身边带领文武大臣对着先王牌位行祭奠大礼，拜祭宗祠堂列祖列宗，行火化大仪，举国哀丧，吃清茶淡饭几个月，最后，声势浩大地将先王骨灰送至樱花冢祖塋。回来后穿戴上王袍、金冠，由王后陪着登上朝堂，听大臣们奏国事议事，做出主张。

几年过去，楚花屈长大了些，懂得的事情多了，再回想先王死之一幕，觉得疑惑甚多，悄问身边年长的随从：先王的死因，他们都诚笃无欺、异口同声言说疫病而歿。楚花屈把那惨烈的一幕刻在脑海中一般，心中不信，待去查问当时亲眼目睹的亲信大臣及大内侍卫们，却一个个都不见了：原来，当晚回来后，那些人就神秘地失踪了，后来国人们传说他们染上诡异瘟疫，突发暴死。线索一断，楚花屈越发生疑，总偷偷地照着记忆中的印象来到当日先王丧生的大白石处查看，想或许得一二线索。哪知来到一看，大白石早已不见了，化作了粉粒散于长草间，偶尔还能看到一些指头大的石蛋蛋。楚花屈沮丧而回，再问王后时，王后屡次都道：“你父王染疾仙逝”，马上涕泪涟涟，他也就只好再追问下去，就连先王牌位上也是如此写着。现实中，似乎印在他脑海中的那一幕倒成了做噩梦。

时间一久，楚花屈力不从心追查下去了，也就慢慢地抛之脑后，和王后过着平淡甜蜜的日子。忽然，有一天，他甩掉了四侍卫，独自闯入桃花林游玩，见老桃树下一张胭脂石床美艳妩媚绝伦，且散溢着郁郁的甜香，一时好奇，坐了上去；不想心智困乏，翻了个身就睡着

了。梦中见到白毛碧眼百般变幻的怪物咄咄逼人，抢夺降魔戒，将他惊醒；之后，又发现降魔戒上的疑团，心中唐突，疑团百出，无意间联系到一系列怪异疑惑之事，竟能顺理成章？！再去问王后时，她又理不成由欲盖弥彰地阻挠，对年少好奇心胜的楚花屈欲弹压，实际添柴增焰撩拨盛了。

楚花屈在床上仔仔细细地回想了一遍先王生平之事，长吁短叹了一番，昏昏沉沉地睡着了。睡梦之中忽觉回到了十二年前，天空晴和、花香醉人，先王笑吟吟地骑坐在雏龙驹上向他招手。他刚从母后怀中一挣，却是先王搂着他在急射一只在石头浪里窜逃的梅花鹿，一箭过去，一股子青烟一冒，鹿不见了。正疑惑间，又和先王在草地上打滚、打石弹儿玩，突然，从一株花树上扑下来那只碧眼白毛的邪恶怪物来。却又是它将先王一下子撞下马来，双双翻滚在地上，打滚。一忽儿，又是先王满脸绝情憎恶之状，骑着雏龙驹抛下他和王后，直向浓密的树林深处奔去。他们哭着喊着追去。却见先王骑着马在天空飞，越飞越高，他正压抑难受伤心，却又觉得自己躺在床上睡觉，窗前明月皎洁、银光四溢，望着，身心舒爽。忽然，月亮像溶入水中似的一晃，夜色霎时变得惨淡凄人。屋顶上一声轻响，一个怪物身影一闪，跃到廊柱上溜将下来，一双阴毒邪恶的碧眼盯着他一眨不眨，身子猛地变得凶恶威猛，一身毛一变绿一变白，光芒直刺人眼。怪物身体离了地面，凭空奔跑，穿越宫墙玻璃咆哮着逼来。楚花屈这一番恐慌惊吓，非同小可，想着该爬起来逃命呀，一转身，自己竟然在万丈悬崖边上，心中惶急万分。那怪物狞笑着向他一扑，他一下子惊醒了过来。

这一惊醒，楚花屈睡意全无，仰面躺着，睁大眼睛望着黑漆漆的寝宫，眼中事物一片模糊；王宫里一片死寂，似有似无的人的鼾声传来。忽然，窗外一道火光一闪，照得黑夜霎时一片雪白，窗外巡逻的侍卫们被亮光惊煞，面容失色呆怔在原地。紧接着，天空被人一斧子劈开似的猛恶，响了一个惊天的大雷，炸得寝宫水晶窗棂差点散架，人耳里嗡嗡直响。窗外有东西咔嚓一声，震天价的轰隆一声塌下去。巡逻侍卫队一阵恐慌，就乱了阵脚瞎跑乱窜，一个侍卫头领一声威严的呵斥，嘈杂的声音就静了下来。

黑夜在打雷后更黑了些，伸手不见五指。楚花屈想着必是发生了什么怪异之事，就听见四侍卫警觉地走到窗下、寝宫门外，轻声询问他室内的动静，然后分散在周围巡逻护卫。惊雷造成的恐慌渐渐平息了。窗外呼呼地刮起了大风，树叶乱摇乱摆。“难道要下雨了么？”楚花屈有点冷，不觉地将胳膊缩回了被子里。这时，天空又一道“人”字形火光一闪，将大地照得一片雪白；楚花屈看见，原来头一个雷将寝殿门旁的千年老橡树拦腰击断，塌下来砸了宫墙。闪电消失，一声更猛恶更凌厉的雷声传来，震得整个宫殿都摇晃了几晃，楚花屈的心在胸腔里翻了个过，窗外什么建筑物轰隆轰隆倒塌下去。楚花屈吓着了，掀了被子，就往爬起来；猛地，看到手上降魔戒射出一团亮光，变得无比古怪，真是前所未有、见所未见过的。

平日的光芒消失了，翡翠绿色也不见了，成了一个透明介质，镶裹着一个世界，看得他毛发直竖。内里透明长颈玻璃瓶中囚了一个人面兽身的怪物：面目狰狞丑恶，头上生着鹿角，满脸都是恶心的粉红肉瘤，大嘴张着，露出两排尖锐雪白的利齿，表情痛苦愤怒，身子不住地上升下落，急欲冲炸瓶子出来，全身上下，充满着不断地钻出钻进的一种蠕蠕爬行、样子极其恶心、身躯像绳子的恶心丑陋动物，不计其数，充塞着玻璃瓶。那动物扁头长尾、身上金鳞闪闪、无角无爪，口一张吐出一条开叉的红舌头，吞吐自如，尤其一排细碎的牙齿中暴出一颗尖牙，往出滴下黑如墨汁的液体，滴在那怪物身上，一股子黑烟一冒，出现一个黑洞，那动物就从此黑洞里往怪物身体里钻；怪物的表情就变得扭曲痛煞无比。楚花屈看着二者的结合，说不上来的令人恶心、绝望、痛苦。玻璃瓶口瓶底拴拖着无数条铁链，伸进四周似岩浆燃烧奔腾不息的物质里。瓶口的一根铁链拴着那只多次出现在楚花屈梦里抢夺降魔戒的白毛碧眼怪物，正跪在铁链网上，面朝着瓶肚中人面兽身的怪物。忽然，往起一立，身躯陡然

变大，一身毛发往起一竖，一变绿一变白，发出刺眼的光芒，一回头，一双邪恶的眼睛仇视着楚花屈，开始在铁链网上猛烈地来回奔窜，似乎想挣脱颈上铁链的束缚一般，里面就传出铁链相撞的铮铮声。那白毛怪物一面围绕着玻璃瓶奔窜，一面愤怒地咆哮，带动玻璃瓶往上直蹦，有时候是倾斜要倒的架势，但铁链牵制着，又倒不下去；每每瓶身一倾斜，里头的人头怪物就张大嘴狞笑，身体内钻出爬进的恶肉麻动物就变得疯狂。看着看着，里面的一切似乎就要突破介质冲出来一般，楚花屈大叫一声，手狠命一甩，降魔戒飞了出去。

4

四护卫听到叫声，急奔入内，手里纱灯一照，原来王上做噩梦了。只见楚花屈神情呆呆的，茫然问道：“这是在梦里吗？”四侍卫都摇头，一起道：“不是！王上！”见到楚花屈被噩梦魔住，又都神情严肃，重复道：“不是！不是在梦中。”楚花屈狐疑的目光从最左边云鹤脸上依次询问过去，一个个地证实了“不是在梦中”的答案，还是不放心，又命：“白鹭！你去打云鹤一耳光！”白鹭一怔，随即上前两步，一个耳光打在云鹤脸上。

响亮的耳光声让楚花屈心里一惊，清醒了几分，见云鹤痛得嘴一歪，忙手捂着脸，便问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四侍卫面面相觑。云鹤忙拿下手，道：“不知怎的，天上响了两个大雷，好骇人的。头一雷击倒了宫墙边的老橡树，第二雷击塌了瞭望台。奴才等怕惊了王驾，就都在您寝室周围巡逻以护王驾。奴才听着，王上您一直睡得好好的，雷都没打了，宫中恐慌嘈乱都平静了。忽的，您一声惊叫。奴才等以为有坏人趁乱摸进来，对您不利，急入内护驾。就这样了。”楚花屈默默地点了点头，又问：“那后来呢？”云鹤说道：“后来就是现在这状况。奴才一进来，见王上您做噩梦了；再是您莫名的让白鹭打了奴才一耳光：您都看到了。”楚花屈眨了眨眼睛，“哦”了一声，明白做噩梦是在打雷前，打雷以后的事不是做噩梦，也就是说看到降魔戒的诡变，不是梦，是真实的，便命令道：“白鹭！即刻去王后寝宫看看，惊雷有无惊扰到王后！”白鹭应诺，退出去办事去了。

楚花屈让云鹤把地上的降魔戒给他捡起来，见一切又恢复了原样，戴在手上，连感觉都没变，认定这里头一定有着什么秘密，不查清楚它，一辈子休想安心。便暗暗祷告：“对不起，母后！不是孩儿要查它，是它纠缠了孩儿不放。”微一沉吟，命令云鹤道：“笔墨纸砚伺候！”云鹤急去取了来。

楚花屈就坐在床上，动手画图，先将先前看到的戒指里头的画面一股脑儿地画出来，转念一想，不妥，要是万一是什么机密大事，岂不泄露了？就只把看到的那两种古怪动物活灵活现地画了出来。刚一搁笔，白鹭入内禀奏：“王后寝宫不受惊雷影响。王后带话请王上宽心。”楚花屈放下心来，命四侍卫就在室内守着，他倒头睡去。这一觉睡得极其踏实，醒来便是第二天一大早了。一看时间不充裕了，由随从侍卫们匆忙侍奉洗漱完，再赶去王后寝宫问了早安，胡乱吃了点早餐，即去朝堂之中会见群臣。

群臣拜呼结束，尚书令上官青云呈递八百里告急奏折。大概意思是说惊雷将海棠县三十里铺镇的乱坟岗二百多具坟墓劈开，其中一百二十八具墓中是空棺无尸，在民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民众一时接受不了亲人尸首凭空消失，疑惑必是恶人作孽，激了天怒，是以惩罚，牵连到他们无辜之人。情绪愤怒，寻找矛头。先是潮涌般的围攻了几家为富不仁的大户，拆房子抢东西。县令得到民众暴乱的消息，派兵急去化解，维持秩序，哪知更又激起了民愤，民众矛头一转，竟将县衙给围了。两下里僵持不下，民众骚动情绪犹在高涨。海棠县县令向朝廷告急，乞人支援化解愚民暴乱，安邦定国。

听着上官青云宣读奏折，说惊雷劈开坟墓，显出无尸空棺。楚花屈来不及诧异，先是心中大怒：昨夜惊雷劈断了寝宫老橡树、瞭望台，本是不祥之兆，更何况劈开海棠县一片无尸坟墓，激起民愤，真是绝世鲜闻！不知征兆乃何？更何况发生了如此事情，县令竟是如此愚

蠢地应对。当下，把玉案一拍，往起一站喝道：“这海棠县县令真是愚蠢到家了。即刻革职！发生了这等雷灾，竟不知先安抚百姓，再想办法查案破案，给百姓一个交代。还派兵前去镇压！就是本王，本王也会造反的！废物衙门！”

殿堂上群臣大气都不敢出一声，神色凛然地听着他发火。楚花屈威严的声音及回音在大殿上空盘旋。他人虽年少，但一身王袍王冠穿戴、一脸余怒、直挺挺地站在大殿王座之前，挥袖甩袍举手投足之间，无不透射出不可侵犯的王家威严气势气概。殿堂之上排站的文武群臣均被他的气势气概所折服，神情卑微恭敬崇拜。这时，鸦雀无声的殿堂之上，群臣参拜群呼：“我王圣明！”

楚花屈顿了顿，一转身，向王座上威武坐下，脸色平和道：“众卿家谁愿去办这件事情？上官爱卿，你有何想法，说来听听。”尚书令上官青云出列行礼说道：“微臣以为，务必派遣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代表王意前去慰问，抚民为要，安抚民心。其次，立破此丢尸怪案，追拿凶手严惩不贷，去除民众疑心，其乱自平。”楚花屈听罢，敲定此事道：“就这么办了。请众卿家推举一位能当此重任的大臣去办。”话音一落，众大臣纷纷举荐殷玉丞相，也有提到上官尚书的。楚花屈想：让上官青云去办，可以了，丞相还有国事要操劳。就看向上官青云询问道：“爱卿以为如何？”想让他主动应承下来。上官青云却答道：“微臣以为还是由丞相亲往最妥。丞相德高望重，一来体现国威，二来可见我王对民间百姓的重视程度。况且，丞相做事沉稳妥帖、智谋过人，应付此鲜闻的怪案，定能一举查破，安抚民心，安慰王心。”楚花屈想着：“也罢！既然众卿都推举丞相，就要他去办好了。”转念想到何谓国事，民间的急事难事可不就是国事吗？举目向殿堂最前排一位四十多岁，身穿锦绣红绸长袍，白头发白眉毛白胡须面目慈祥的中年人，朗声说道：“殷玉爱卿，你意下如何？”殷玉丞相上前两步，行礼答道：“微臣斗胆亲去办理。”

“甚好。”楚花屈十分欣喜丞相的不退让气魄，说道：“殷玉爱卿传本王旨意，革去海棠县县令的职务。到国库领取钱物，好抚慰受灾百姓。叫他们放心，本王会给他们一个交代的。爱卿也不必回去准备了，现带着御林军护送，乘宫中御马，领了钱物即去。”“谢王上洪恩！”殷玉丞相行礼拜道：“我王洪福齐天！”众大臣紧跟其后行礼齐声响应道：“我王洪福齐天！”楚花屈头一扬，哈哈大笑，颇有气魄，手一挥，示意众爱卿免礼。殷玉丞相领命退后，出了宫殿即刻前去办差。

楚花屈手搔额头，皱眉道：“众爱卿，这空棺无尸何解？死人尸首到底到哪里去了？众爱卿有何高见，不妨提出来，我们君臣探讨一番如何？”话音一落，群臣中一人出列，行礼答道：“微臣斗胆起个头。以微臣愚见，听说民间有一项职业，以掘人坟墓盗宝为生。微臣以为，必是这死人尸体中有了重要的陪葬品，是以被盗墓人连尸体盗走。”楚花屈想着不无这种可能，目光扫向群臣，见一些大臣都颌首赞许这种说法。正想说上两句，就见群臣中又走出一位大臣，行礼说道：“微臣以为，这种为盗墓偷尸的可能性极小。首先，盗墓之人为的是财物陪葬品的可取，而海棠县乱坟岗中，大多是穷人的墓葬，别说没有陪葬品，就是有，也是不甚值钱的家伙，根本不入盗墓人的眼，盗墓人向来只盗有金银财宝古董等陪葬品的大墓。何况，穷人的墓葬，更有什么宝贵的东西藏在尸体之中，值得连尸体也一同盗去？！微臣以为，可能是某医理行业，为人体解剖技术，盗取大量尸体做解剖实验的。不妨设想，一个死去的亲人，谁会舍尸去给不道德的解肢剖肠破肚？因此，须从医理行业查起，或许能查出蛛丝马迹，也未为可知。”楚花屈听如此说，想着到底是一经讨论，方见漏洞。就不露声色说道：“还有哪位爱卿有其他想法？这两位爱卿都讲得很好嘛。”

尚书令上官青云就出列，行礼说道：“此次丢尸怪案，作案者的目的在于尸体无可非议。微臣一接到消息，立即派人去查看了现场。丢尸坟墓看上去完好无损，目前还没有查出如何被掘开、取走尸体的。就连墓中，有陪葬品也罢，没有也罢，搁进去的东西一件不少，分毫

未损，丢的恰恰只是棺中的尸体。假如不是雷将棺木劈断，人们根本无法察觉到里面的尸体失踪。由此推断，此高端作案的绝不是常人所为，不是妖魔巫术，便是精通此道的武艺顶级之人，为的是尸体本身的作用。从丢尸规模上来看，他们的需求量很大，而且不是一次两次的大规模盗尸，是断断续续的有规律的作案，一次一两具，倘或是和尸体入葬的时间有关，应该是从某个时间开始一直在盗，并将持续下去。以臣推断，嫣国境内除了被雷劈开的海棠县这一片墓地丢尸外，其他地方的墓地也应该存在着盗尸状况。而且，倘若此案不能够尽快被破，粉碎作案集团，此丢尸怪案将一直延续下去，直到对方不再需求尸体为止。对于上位大臣的猜测，可能是医理上人体解剖盗尸，微臣以为没有这般规模的需求，更没有那般顶级的作案手段，更更没有这般胆量，如此盗尸了。因此上不可取。”

上官青云刚一说完，群臣中走出一位大臣，行礼说道：“上官大人说到妖魔作案，老朽想到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说是地底下有一种尸虫叫做尸鳖，状貌极似蜥蜴，以吃尸体生存。说是人死了被装入棺中埋进坟墓，这尸鳖的感应能力极强，就从土层中钻进坟墓。最初时，体形极小，有初出生的蚊子般大小，从棺缝中钻进去，从尸体口鼻眼中钻入身体内脏，从内脏开始吃起，到吃完一具尸体，身体长大得两三只能装满一口棺材。那时，没什么可吃了，又不便出去，就坐棺化解成无数的小尸鳖，又爬出去吃别的尸体了，如此这般循环下去……”

这位大臣的话还没说完，又一大臣出列打断道：“微臣也听说过，确实存在着这种尸鳖。但问题是，尸鳖只吃尸肉，不吃骨头，照理说，那尸体的骸骨应该还在吧？何以空棺之内连骸骨都不见了？微臣以为，作案者定是为了骸骨的用途。微臣听说嫣国境内有一个叫做桃李县的，县内有一条乌水河，河面上架造骷髅桥。这大量的人骨得来，必是有着缘由的。”这话一出口，当下惹怒了直辖桃李县的大臣，满脸愤怒上前奏道：“真是荒谬！河面上的骷髅桥乃嫣国奇迹景观之一，连我王也下驾朝拜过，何等的神圣境地？！嫣国上下，谁人不知道人骨来自虔诚信徒的捐赠，岂能做一丝一毫偷尸盗骨的败类行径！请我王明察！”楚花屈摆手道：“不过讨论罢了，不算数的。两位爱卿又何必动怒，伤了和气？本王也是头痛啊，我朝发生这等寡见鲜闻的怪案。听说过偷东西盗宝的，偷智谋偷技艺的，没听说过偷死人尸体，也不嫌害怕！本王就纳闷了，何以在我朝发生这等离奇怪案？不知列祖列宗手上，可有此等荒诞离奇的案子发生？”

话刚一说完，就有列史官出列，行礼奏道：“启奏我王，有过一件怪案，比这等盗尸案还让人匪夷所思、心惊胆战，那便是瘟疫。十二年前，先王染疾仙逝后，宫里若干大内侍卫及朝中不少大臣，几乎一二百人之多，连续几夜之间，莫名其妙地暴死。死相极其森怖，都是心脏部位有两个孔，全身血液水分干涸，只剩下一副皱巴巴的乌紫皮包骨头。好在那场瘟疫没有蔓延，一批人这样死过之后，十二年以来，没有复发。但愿，托我王洪福，那可怖的疫灾从此就绝了根吧。太可怕了！一想起来，人心都战栗。”楚花屈心里就有些不舒服了，隐隐约约觉得他说的那批人跟先王有关，心里暗暗盘算着，面上不露声色道：“还不是发生在本朝的事。怎么本朝就这般多灾多难？”

上官青云察言观色，立即出列奏道：“我王不必烦恼。治国平天下跟天气一般，有风调雨顺，便有旱涝冰雹灾害，自然之气象罢了。列祖列宗手上的奇案怪案也甚多。就拿先王手上的一件来说吧，更是离奇荒诞无比，人听了还以为是讲故事，殊不知竟是真事，叫做画皮妖案。那是一只深山林里修炼了几百年的狐狸，吸天地日月之精华修成人形，又找了张美女人皮一披，变幻做一个美女，专门勾引男人。男人一旦把持不住，上了钩，和其发生暧昧关系时，它手往人胸口上一搭，一颗活蹦乱跳的心就给挖了去。画皮妖怪吃活人心为的是养颜美容增寿，增强法力，不知害了几千几百人的性命。可到最后，这种法力极强的狐狸妖怪还不是为人擒住，灭了。这就是说，人定胜天，胜魔，正义绝对战胜邪恶。我王洪福齐天，必佑我朝我民太平安定。丢尸怪案只是一时之灾，丞相奉我王之命前去查办，必定手到擒来，去恶降魔成功。”楚花屈长叹一口气，道：“但愿如此吧。”再和大臣们商议了其他几件国事，

就到朝见结束的时间了。

云鹤奉楚花屈旨意，到大殿上宣众位列史官到明月殿南书房候驾。

三位列史官满腹狐疑，心想不知被王上单独召见，所为何事，总不至于还是今日朝堂之上的丢尸怪案吧？不是已经让丞相去办了吗，这种难缠诡异的怪案最好别插手，到时候破不了案，丢脸面丢官事小，可别得罪了幕后强悍的作案人，死于非命，那可就大大地划不来了。假若还为此事，该学上官大人的巧妙，把担子推给别人最好。三位到了年迈之年的列史官，跟在云鹤身后前往南书房，一路上默默无声，内心深处无不在惶恐揣摩少年王上的心思，为自己的退路策划。到了南书房，见王上已经端坐在玉案后面等他们了，手执折扇，轻轻摇着，神态潇洒不羁。

他们立即庄重神色，恭敬谨慎行参拜大礼道：“臣等参见王上！”“爱卿免礼。”楚花屈爽朗一笑，一挥折扇对待立两旁的白鹭煮酒道：“快去给三位爱卿看座。”白鹭煮酒应声去搬来三张椅榻。三位列史官连连推让，道：“微臣不敢。还是站着听我王差遣。微臣年迈无能，除了耍耍笔杆子卖弄，口不善言，智不如人，若是能为我王效力卖命，定当效犬马之劳，鞠躬尽瘁，在所不辞。”楚花屈已听出了他们甚怕牵连了丢尸怪案、担当责任的意思，心里冷笑道：“老东西果真刁滑得紧哪！就凭尔等老鼠偷油的能耐，想担当，本王还看不上差遣呢！”

却满面笑容说道：“哎！三位爱卿过谦了。小王素知三位学识渊博、见多识广、聪慧过人、妙笔生花，担当两朝史官，几十年来如一日，呕心沥血记录国事撰写国史，所向披靡，无人能望尔等项背；更有花费无数心血，实属功不可没。本王虽然年幼，却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想我泱泱楚国史官一职，除过三位，还有谁人能够担此重任哪！”三位列史官一听，好像不是为了丢尸怪案，登时放下心来，行礼说道：“过奖过奖。微臣愧不敢当。”楚花屈道：“那本王也就不绕弯子，实话实说了。请三位爱卿来，别无他事，只是敬仰三位的学识见识，小王想请教指点两张图画罢了。”“微臣不敢，不敢。”三位列史官嘴上谦虚着，却相互看了一眼，心里兀自疑惑，不知王上想让我等看什么样的图画？

楚花屈就从案上拿出两张昨晚画的图，递给云鹤道：“拿去请三位爱卿过目。”云鹤答应，捧着图退后几步，转过身送到三位列史官手里。三位列史官凑在一起，打眼一扫第一张画上，好像画着一只全身银白色茸毛、样子怪异的狗。再一细看，这哪里是狗那般简单——它全身茸毛柔滑绝美无伦，拖着一条毛茸茸刚硬凌厉的大尾巴，四肢比狗要强悍猛恶且威风凛凛，身上透着一种妖异的气息，标准的三角脸上，一双碧幽幽射出寒光的眼睛，眼神邪恶诡异——看久了，眼睛极其不舒服，直想逃避那种目光。尤其不解的是，这样一种动物背着身子半跪在地上，头往后一拧，一脸阴笑怪异的表情，似乎呼之欲出，即刻就能从纸上下来，让人不寒而栗、浑身起鸡皮疙瘩，不敢久视。列史官们看到这里，一脸匪夷所思、捉摸不透的表情，又去看第二张画。

第二张画上，画着三条身躯蠕蠕而动、似蚯蚓一般柔软无骨的动物，扁头、细长尾巴、通身金鳞闪闪、无脚无爪，三条扭曲交织在一起。其中一条口一张伸出一条分岔的红舌头，露出细碎的牙齿，突出的一颗尖牙，往出渗凝一种黑如墨汁的液体；另一条，头、身子俯低到地上，像是要钻进墨黑汁液侵蚀出冒着黑烟的孔洞中去；第三条的头高高翘起，龇牙咧嘴，面目狰狞，似乎正在猛恶地啃噬什么东西。列史官们看完这张画，脸色大变，神情之间似乎害怕之非常，全身微微战栗，闭眼不敢再看。其中一位列史官惶恐说道：“这……王上……”

5

“怎么？”楚花屈见他们神情突变，以为定知一二，心中喜慰，问道。不想那位列史官镇定了心神，道：“从画法上论，我王画技高明，不但形态逼真，无可挑剔，而且传神。让微臣等大开眼界。”余下两位列史官应声附和。楚花屈见意思扯远了，忙说道：“小王是想请教两种动物的名目。”本还想说“有何来历”，转念想到不如等他们讲出名目来，再问不迟。

三位列史官听楚花屈问他们画中两种动物的名目，不禁一阵尴尬，满脸茫然、惭愧之色，呆了呆，行礼禀道：“臣等惭愧。画上两种动物，微臣从来不曾见过，无论是通读过的古来至今的史书志异上，还是生平的耳闻目睹，今日是微臣等生平第一次见到。还请我王赐教这是何种珍贵稀奇的物种？”楚花屈留心察言观色，看他们不像是说谎，何况，像他们这种迂腐书呆子气的文人，最是能卖弄学问见识，不知还要说知呢，若是真知道，早该卖弄炫示奉承了。于是，抬头轻松一笑，说道：“没见过最好，最好不过。原是本王一时无聊想象杜撰的。想着满朝上下就三位爱卿见多识广、学识渊博，故问起，想知道是否同了现实中的某种物种。现如今，爱卿们没见过，那便是没有了。哈哈！纯属本王自创，自创产品。”心里暗自庆幸，幸亏刚才没多说话，否则露了端倪。

列史官们听说如此，脸上立即褪去惭愧之色，一起恭维道：“我王真是想象力奇特，创造力非凡，画技出神入化……”楚花屈大笑道：“罢了，罢了，本王一时无聊消遣罢了。好吧，改日再与三位爱卿切磋请教。你们可以退下了。”列史官们就退后一步，行礼说道：“微臣告退。”后退着出去了。

楚花屈把折扇往玉案上一丢，大感扫兴。

云鹤白鹭前来侍奉。云鹤说道：“以奴才之见，王上也别灰心。老家伙们不知道的事，大有人知道。”楚花屈一扭头看向云鹤：“嗯？”云鹤搔着头皮说道：“奴才想着丞相博学，一定知道。要不……”楚花屈白了他一眼，道：“废话！本王不知道丞相博学，可他忙得过来吗？”云鹤脸一红，道：“那上官青云兴许见识过也未必……”楚花屈看着云鹤，沉吟了片刻，道：“此人过于精明，城府极深，本王不到万不得已，不想用他。再想想，还有什么可靠的人？”白鹭在一旁把大腿一拍，说道：“王上，以奴才之见，咱们何必去找那些官儿们呢。民间真正见识广博的贤人异士多得是。咱们悄悄走访一个上知天文地理下通奇门算术无所不精无所不晓最最博学的人，保管比向朝中大臣们打听有趣得多。”云鹤在一旁，连忙接话道：“对对，这个主意不错，还有趣。”楚花屈看着面前的空气点了点头，道：“好，就这么办！云鹤！白鹭！你二人速速出宫去查找一个本王要的、白鹭说的最最博学可靠的人。限今天一个上午，要是你们找不着人来，各自提着葫芦来见本王！”云鹤白鹭听罢，眼皮往上一翻，老半天才掉下来，行礼答道：“奴才谨遵王命！”后退几步，就要出南书房。

“回来！”楚花屈一声吆喝，他二人忙站住。楚花屈道：“小心保密行事。回来后，径到御花园翠竹亭上来禀报我。”二人神色肃然，行礼答道：“是！”退出南书房，去了。

楚花屈吃过饭，陪王后聊了一会，就坐不住了，心里着急不知云鹤白鹭他们二人回来了没有，打听到了情况没有？就向王后说道：“母后，您养会神吧！孩儿想去御花园走走，散散闷。”王后停下手中的活计，说道：“也是，最近国事多，王儿心中烦闷，散散心，心里开阔些。只是寸步带着四侍卫，母后才放心。”说着，就喝四侍卫进来。见只进来了锄花煮酒，一脸严肃问：“白鹭云鹤去了哪里？”楚花屈不答，且看他二人如何回答。

锄花脸涨得通红，看着煮酒。煮酒心中突突直跳，结结巴巴道：“回王后，在……晒书。”王后一脸疑问看向楚花屈，问道：“晒书！晒什么书？”楚花屈圆谎道：“孩儿那日去书房看书，见一些要紧的书都长霉了。这就打发他们照看着拿出去晒晒，整理整理书房，今日日头好。”王后信以为真，对锄花煮酒两个道：“去叫上他们。你们四个好生护卫王上，有半点闪失，仔细你们的皮！”煮酒锄花一迭声地答应着，战战兢兢地下来。

楚花屈手挥桃花扇，煮酒锄花跟着，逍遥踱步，踱上了翠竹亭，凭栏观湖。等等，不见云鹤白鹭回来，心中兀自焦急，不耐烦地在竹桥上来回走动。日头偏西，云鹤白鹭回来了，满头大汗地翻马下来，奔上竹桥前来禀报。楚花屈转过身来，云鹤说道：“奴才打听到了。在京城外东郊三十里地的梅庄，有个叫做‘梅花荫’的府上的古筝先生，最是学识渊博，满